

土耳其革命史

蘆隱題

程中行先生編譯

# 土耳其革命史

戴傳頤題

# History of Turkish Revolution

by

## Cheng Chung Hong

The Intelligence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 土耳其革命史(全二冊)

▲每冊定價大洋八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編譯者

程中行

印刷者

上海塘山路三十一號  
民智印刷所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九十九十一號  
民智書局

分售處

漢口湖北街漢潤里十一號  
武昌省城漢潤里十一號  
民智書局分局  
杭州 永興安坊  
廣州 永興北路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中市  
民智書局  
九十九十一號

## 譯者自序

革命黨與改良派及中和派之大別，曰不妥協，不妥協者，不能舍己之主義爲他人或他黨犧牲，不能忘己之立足點而遷就環境或湊合事實。革命黨何爲而不舍己從人，湊合事實，革命黨果聖矣乎，曰非是之謂也。革命者，不得已之事也，一國而至於革命，必其陳舊現存之物，無一而足保存，無一而足改良，革命而能成功，無論其旋成而即敗，或一成而不敗，皆足以示一國陳舊之物，其本身已無存在之價值。革命之主義，不脛而走全國，深入於匹夫匹婦之心，動足以號召全國，靜足以隱繫一部份人之風會者，皆可以示革命主義之本身，早有不可磨滅者存在，其不忘主義，即不忘國家也。何以言之。曰革命黨積經驗及理智而造成其主義，認識時間空間之兩大性而造成其主義，經過不斷之修正與試驗而造成其主義，反是，參酌改良派及中和派失敗之點而造成其主義，復糾正本黨之失敗而造成其主義，故革命黨之主義，非叱嗟可立辦，更非穿鑿附會可成立，乃經過上述各階段而成就者也。主義未成立之前，不妨博採而旁徵，及其既成，則至高也，絕對也，唯一也。自他方面言之，革命黨所應付之環境至複雜也，至危險也，革命黨所遇之羣衆大半尙未富判別力及鑒賞力也，翼之可使升天，抑之可使入淵也。革命黨既自認其主義經過千回百折而成立，自認其主義爲絕對無上，復了解當前環境之險惡，乃不得不以救國爲本黨獨任之大業，更不得不以本黨之主義爲救國唯一之準繩，其他主義其他政黨皆不足以

言救國，故其他主義其他政黨，不能不就我之主義共同奮鬥，此不妥協之說也。

「不妥協」與「妥協」，革命成敗之所繫焉。今不暇及他。但言土耳其，少年土耳其黨有革命之始願，而始終未忘情於妥協者也。故既得政權，除預備立憲以粉飾耳目，不知有他也。狃於土耳其舊帝國之誇大狂，冀重復喀斯們大帝之遺業，及以「大土耳其」主義相號召，不認識宗教勢力之實際，乃謀以回民大聯合之勢，反抗協約軍。即此數者，皆足表示少年土耳其黨人心理上未能革命，故無建設，乃不得不與舊時之心理及觀念妥協而鑄成各種大錯。歐戰結束，而進步統一委員不得不出於一走矣。

凱末爾及國民黨之初興，雖於少年土耳其黨人失敗之點有所戒懼，然其未能忘情妥協，固甚顯也，故一九二〇年正月國會開會，國民黨領袖劉甫率其黨員連袂至君士但丁出席議會，正式通過土耳其國民公約。迨是年三月十五日協約軍大掠君士但丁，搜捕國民黨議員，恩谷拉始突變其態度，自行召集大國民議會，決定廢除王政教王及一切舊時制度。以恩納托立亞最幽之地，與希臘及協約軍轉戰者三年，卒以大挫強敵，於是而有洛桑之會。洛桑議場中，土耳其總代表埃侯因力爭廢除「密勒」制及治外法權，捲旗歸國者二次，而英國出席代表，前後至易其二。蓋國民黨自恩谷拉召集大國民議會以迄宣布共和，其主張始終未曾稍變，對於國內一切政黨，但許其就已之黨義而不容犧牲己之主張。對於國外，則但許在本黨主義之下，有所權變。不容根本搖撼本黨之主義以遷就目前之事實。數年以來，

國人但知土耳其革命之成功，而不明其成功之所自，國人但憂吾國革命之尚未成功，而不能通力協贊成功之原則。是書本旨，雖在敷陳土耳其革命之事蹟，而國人讀是書者，不可不於其成敗之點，反覆三致意焉。

十六年十一月程中行序於海上寓樓。

## 原序（一）

愚著本書之動機，初迫有近代叢書主任之督促，時正一九二三年夏，新歸自土耳其新京恩谷拉也。是時以前，愚曾於一九二一年耗其大半時日，從兩方面研究希土戰爭，居國之日則曾以全力研究並教授近東之歷史。

在愚下筆著書之前，忽爲其他同等性質之事所羈，得叢書主任之厚惠，允暫緩完稿。愚是時無緣重遊土耳其，然以吾數年前在土之身歷，知土耳其其進步之迅速，瞬息萬變，以昔例今，其興廢必又爲當初所不及料，故深覺當此擱筆之際，不如廣求見聞較新之人，通力合作，收効或可稍宏。

吾友甘尼斯哥吳特久任司姆挪國際大學史學講席，是時適歸英倫，篋中所攜史料甚富，且有編製成書之意，予先得「新大學」倭納斯彭及華鄧兩君之同意，乃以合作之說，進於哥客吳特，本書蓋此議之結晶矣。

本書雖出二人之手，然章法文意，力求連貫，全書大綱，吾二人同時所共草，其餘兩人分任各部，脫稿後皆交換校閱，反覆討論，譯名聲音之配置，亦幾經考慮而定，吾書幸出問世，成書時所得各方之厚助：如紐約政治學院政治學季刊編輯及哥崙比亞大學愛德華倭爾 Edward M. Earle 教授允吾轉載英譯土耳其憲法（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第一號政治學季刊刊載）；康斯登圖書公司借閱希土戰爭地圖，

(一九二二年康斯登君專爲希土兩國中之西方問題一書而製)；大英百科全書編輯處。慨借新製近東地圖之木質模形，凡此種種，皆著者所感綴不忘者也。

一九二六年六月與諾爾特唐毗 Arnold J. Toynbee

## 原序(二)

本書與世人相見，已及六月，六閱月中，土耳其外交內政，後歷若干之危機，安然過去，而改造革新之計劃，且與時俱進，不稍搖動。

莫索爾問題(本書付印時，尚未完全解決)。經英土兩政府直接交涉後，已得圓滿之結果，土耳其除多得三方里之山地，以掌握愛盧門及愛吸打中間交通之孔道外，土耳其埃拉克之疆界，一依「白魯塞爾界綫」爲兩國國疆之分野，埃拉克允土耳其加入莫索爾煤油公司，土耳其亦允放棄侵略莫索爾之心，土耳其由是承認埃拉克爲獨立之受委治國家。土埃(埃拉克)交歡，土耳其無復南疆內犯之憂，而波斯煽動可戢人獨立之謀，亦可大殺。莫索爾問題既得解決，英土關係，漸離緊張而趨互利之結合。英人在土工商業之進展，已顯示英人對於土耳其國家之信任，遠過曩昔。蓋莫索爾問題解決之關鍵，實由於英法對於近東政策之一致及對於敘利亞與埃拉克邊界有共同之利害。一九二六年意大利之宣言隱露進窺恩納托立亞及敘利亞之心，益使土耳其對西歐各國，國際聯盟會，及英國之態度，漸趨接近。

最近土耳其及蘇俄外交總長會於奧特塞，其使命似僅限於交換意見。蘇俄之用心，除堅執訂立平等之條約外，尙處心積慮，謀轉移土耳其其接近西方之傾向；然土耳其其實無意走入蘇俄之軌轍也。中國專使最近過臨恩谷拉，蓋係考察土耳其其廢除「密勒」制度及各國在土之治外法權之經過，以備該國異日改

革之參證。土耳其對東方各國之態度，除願分別締結條約，似無加入亞洲民族大同盟之意。且以其傾向西方之態度測之，一二年中加入國際聯盟會或意中耳。

土耳其其內政雖財政困難而進行不遺餘力。希臘新歸之僑民安置雖費時日，然其結果尙稱圓滿，使新歸之僑民及荒漠之祖國，經濟生活皆能兩受其利。其他則公私學校，各地繼起；宗教之亂不興；可安人亦相安無事。

各國通商關係，尙有相當滿意之結果，而以締約國爲尤甚，間有關於稅則，進口貨規律及外國商店之辦法，引起雙方之不快，然輒以變易辦法或滿意之糾正圓滿解決，即外國商會名義之爭，亦以雙方從長討論而定，未嘗訴諸最後之手段。對各國進口貨物，凡未締約國納稅輒視締約國爲高，以國交親疏，分別享受利益之多少。北美合衆國在土營業最盛，對此種差異，感覺最切，故一九二六年八月遂有美土臨時通商條約成立。

一九二六年夏，凱末爾因事赴司姆挪，偵騎忽發謀害凱氏之陰謀，凶手就地正法，陳尸於司姆挪。當凶手就逮鞠訊時，供出陰謀實與進步統一委員（即少年土耳其時代之秉政者）有關。於是按地搜捕，盡獲其魁，嚴訊於高等獨立法庭，佐證集合之後，皆以次棄市，而一九二五年可安人作亂時幽囚或遣戍之人皆復其自由。土政府此類臨難應變之果斷明決，蓋足以殺一警百，永泯逆謀，不僅於國家進步，受其輔翼，國際和平，且隱賴其協贊焉。

總括論之，土耳其自一九一九年舉行國民革命，中經一九二三年以迄一九二四年之公布憲法，至今已歷四載，內政外交皆斐然可觀，而最近七八月中之過去，尤見安危定難之得宜。將來究竟，雖未可知，然此過渡時期——亦即本書之主旨——之成績，足爲近東歷史中震動一時之一段，則無可疑者。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甘尼斯哥客吳特序於紐約哥崙比亞大學。

# 土耳其革命史目錄

譯者自序

原序(一)

原序(二)

第一部 歷史背景

第一章 土耳其與西方

第二章 舊鄂托門帝國

第三章 土耳其與西方之接觸

第二部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之革命

第四章 革命十年中(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八年)之勝負及協約國之媾和條件

第五章 默斯脫弗凱末爾

第六章 希臘土耳其戰爭(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二年)

第七章 洛桑會議與土耳其

第八章 法蘭西大革命對於土耳其復興之感召

第九章 取消各國在土治外法權及「密勒」制度

第十章 廢除王政及宣布共和

第十一章 廢除回教王

### 第三部 新土耳其共和國

第十二章 共和政體與迪克權多制

第十三章 新土耳其之人口，農業，鐵路，問題

第十四章 新土耳其之工商業及財政

第十五章 革命後之社會與文化

第十六章 土耳其之國際地位及可迪斯頓問題

第十七章 莫索爾問題

第十八章 俄土之新關係及海峽問題

第十九章 結論

### 附錄 土耳其共和國新憲法

# 土耳其革命史

## 第一部 歷史背景

### 第一章 土耳其與西方

土耳其共和國以恩谷拉大國民會議之決議，於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宣告成立，土耳其共和之告成，蓋西方文化對於現代成功之又一紀念也。假若西方文明在某方面發達不至若是其深澈，又假若某方面之發達，不能影響外人之腦際若是其久遠，則恩納托立亞荒漠之地，土耳其新政府果何自挾其最新之憲法政綱而來耶。

今日土耳其國家生命所寄，及使人注意之點，類皆因受西方勢力之刺激而發生之反動，因反動而表現之一種精神。土耳其之海陸軍，國民黨所恃以外挫強敵，內平羣寇者，其組織訓練，悚於外患日熾而成，即純採西法者也。農產，國家財賦之源泉，而近來農具及收穫之器具無不來自西方。政治信條如「民族統一」，「行政集權」，「主權絕對無上」諸觀念，土耳其新邦緣以立國者，無不追源於法蘭西革命時代。其他社會及教育方面之改革如婦女解放運動等，無不來自英語國家，尤以美國在君士但丁之教育機關鼓動最力，乃至土耳其今日之言語文學之形式及內容，尤無處不充溢西方之精神。

本書主旨，在敘述土耳其西方化之程序而附以現代土耳其生命各方面之詳細分析與測驗。尙論及此首當注意者，乃土耳其改革之澈底，進步之迅速，雖五十年前，爲西土覘國者及本國通人夢想所不到。當一七七四年土耳其新敗於俄，土耳其國中文化風俗，未嘗沾染西風，各種政治社會制度之演化，無不別有淵源，豈但與西方文明風馬牛不相及，有時甚且處於相反地位。目論之士，每見土國舊時制度，日就陵夷，遂遽言嚙托門帝國甚至土耳其民族，命運已瀕末日。

當此之時，（一七七四年）土耳其外挫於敵，內困於貧，果誰復敢必其生命能更延百五十年，又誰能保證此瘡痍滿目之國家，遽能起死回生，重見天日，復興與列強抗衡且淺淺入於大國之林耶？

爲求讀者對於土耳其之改革自強得一深切之印象，故本書部首，盡力摩寫一七七四年以前之土耳其帝國（Ottoman Empire）譯者按亦可稱土耳其帝國）併及一七七四年至一九一九年間西方勢力侵入後之衝突。書之主體則將著述歐洲大戰，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之革命，及一九二三年洛桑會議後之土耳其新共和國。欲明土耳其過去與現在之前，愚願稍稍追述一百五十年以來西人眼中之土耳其現象，所以使讀吾書者，不致前後瞭然不知起承之因果，且使疎略土耳其之人，覽此可得歷史背景之大概也。

今人乍見「土耳其」名字，其頃刻聯想所及，果何物乎？「土耳其地毯」「土耳其燈草」「司媽挪衣飾」「米卡姆煙斗」等必爲吾儕立時聯想之物。假若吾人從事經商，吾必想像土耳其爲世界銷行不列顛土產之第二大商場。此類意想，純從商業眼光出發，吾人初無涉想土耳其尙爲人類之聚族，尙爲方趾圓顙

之團聚，而僅視爲供給與消納英貨之一地域耳。

繼此以言，「土耳其」所貢吾眼前之印象，則地理上之重要耳，試覽輿圖，則見商路縱橫，形勝羅列，自西歐視之，土耳其與俄羅斯，各爲歐亞交通南北之孔道，不過俄國地勢綽綽不敵，而土耳其則被波斯夫勒海峽（1）邁姆勒海（2）及達鄂納耳海峽（3）所橫斷，然諸歐洲與南俄，高加索及多腦河下游之交通，當以此爲要道，自西北至東南之陸路交通，及從西南至東北之海道交通，皆以欽納克（4）及君士但丁（5）爲交點，近東史上幾個重要名詞，如『海峽問題』（6）『達鄂納耳之競爭』（7）『到印度之陸行路線』（8）『柏格特鐵路問題』（9）都可表現土耳其地理位置之重要，使人一覽便自領會。

綜上各類聯想，吾人對土耳其之觀念，大都視爲歐人商業政治軍事等各種活動競爭之場所，羣雄角逐之地域，不復視爲人境及文化之區域。輕蔑侮慢，寧足諱言。在此環境之中，近世西人之不能了解土耳其與西方留心土耳其者之不能想象其前途之第一，又何足怪。土耳其之革新，僅百五十年間事，其期至近而其步驟至速，在此短促之時期，欲盡易外人之觀聽，自非易事。況西方人以非人之觀點視土耳其，至今尙不稍變耶？土耳其之革新運動迨歐洲大戰時，始臻其極，蓋歐西文明在近代國家成

(1) Bosphorus (2) Sea of Marmara (3) Dardanelles (4) Chanak (5) Constantinople (6) The Question of the Straits (7)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 (8) The Overland Route to India (9) The Baghdad Railway

功之又一佐證也。西人忘其曩所輕視之國家已爲其文明所改造，乃仍以舊時之眼光目之，甚矣其惑也。

近代土耳其歷史之重要事實，乃爲根據絕不相同之歷史背景與社會制度卒能漸進於吾歐車書文明之軌。西方論者輒於土耳其進行之軌轍誤其方向，於引導土耳其進展之明星，尤爲盲然無覩，其故則對於土耳其進化之出發點缺乏客觀的觀察，遂至謬以千里耳。

西人既洞察土耳其與歐西歷史背景之根本差異，每易狃於成見，漫謂土耳其一切背景皆爲不自然的。所謂不自然，即與西方之風尚觀感不同，依此類推，甚至謂土耳其產生之文化既大異於西方，原始即蒙罪戾，據此假定遂生種種謬妄之結論與推想，其實土耳其之歷史背景，亦自根據其適應環境之公例而演成之，絕非橫空飛來，毫無根據也。西方人士但泥於背景不同及禍亂相乘之二點，抹殺新土耳其所有之改造，遽自武斷土耳其將永沈於罪孽，不能自拔，而將以病夫終其天年，其爲乖謬，寧待申辯。

「病夫」之稱，其來有自。西方人固當以此稱爲報復舊恥之舉，當一六八三年土耳其圍攻維也納，一七七四年俄土戰爭時，土耳其目西方人爲罪人，而自稱受命於上帝，將以征撻罪戾之人。土耳其在十八世紀之前固自視爲文化種子，與今日歐人自視無別。一八五三年俄皇尼古拉一世會英國大使於聖彼得堡，俄皇語英使曰：『有病夫焉，臥吾掌握之中，氣息僅屬，其亡可立而待也。……』「病夫」之稱，濫觴於此。自是而還，「病夫」命在何時，遂爲強鄰朝夕所關心，或則以喜，或則以悲。至於備辦